

<<汪曾祺散文>>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汪曾祺散文>>

13位ISBN编号：9787533929046

10位ISBN编号：7533929047

出版时间：2009-6

出版时间：浙江文艺出版社

作者：汪曾祺

页数：389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汪曾祺散文>>

内容概要

这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大师汪曾祺的经典散文，有叙事的、有抒情的、有释理的。这些散文文笔手法细腻、结构顺当、条理清晰、内容丰富多彩、语言流畅优美。散文中渗透着作者丰富的社会生活和复杂的内心世界。这本散文集典型而精致、可读性强、细细品味、其乐无穷。

<<汪曾祺散文>>

书籍目录

花园关于葡萄冬天夏天我的家乡夏天的昆虫北京的秋花草木春秋淡淡秋光翠湖心影泡茶馆跑警报背东西的兽物昆明的雨观音寺天山行色湘行二记滇游新记皖南一到泰山片石蔡德惠沈从文转业之谜星斗其文，赤子其人金岳霖先生老舍先生赵树理同志二三事地质系同学和尚吴大和尚和七拳半遥寄爱荷华怀念德熙哲人其萎马·谭·张·裘·赵国子监午门忆旧七载云烟晚翠园曲会林肯的鼻子悬空的人美国女生野鸭子是候鸟吗?美国短筒读廉价书胡同文化自报家门随遇而安多年父子成兄弟寻常茶话烟赋旧病杂忆自得其乐记梦宋朝人的吃喝吃食和文学四方食事故乡的食物故乡的野菜昆明菜昆明的果品肉食者不鄙鱼我所欲也五味豆腐手把肉韭菜花果蔬秋浓

<<汪曾祺散文>>

章节摘录

花园 茱萸小集二 在任何情形之下，那座小花园是我们家最亮的地方。虽然它的动人处不是，至少不仅在于这点。

每当家像一个概念一样浮现于我的记忆之上，它的颜色是深沉的。

祖父年轻时建造的几进，是灰青色与褐色的。

我自小养育于这种安定与寂寞里。

报春花开放在这种背景前是好的。

它不至被晒得那么多粉。

固然报春花在我们那儿很少见，也许没有，不像昆明。

曾祖留下的则几乎是黑色的，一种类似眼圈上的黑色（不要说它是青的）里面充满了影子。

这些影子足以使供在神龛前的花消失。

晚间点上灯，我们常觉那些布灰布漆的大柱子一直伸拔到无穷高处。

神堂屋里总挂一只鸟笼，我相信即是现在也挂一只的。

那只青裆子永远眯着眼假寐（我想它做个哲学家，似乎身子太小了）。

只有巳时将尽，它唱一会，洗个澡，抖下一团小雾在伸展到廊内片刻的夕阳光影里。

一下雨，什么颜色都郁起来，屋顶，墙，壁上花纸的图案，甚至鸽子：铁青子，瓦灰，点子，霞白。

宝石眼的好处这时才显出来。

于是我们，等斑鸠叫单声，在我们那个园里叫。

等着一棵榆梅稍经一触，落下碎碎的瓣子，等着重新着色后的草。

我的脸上若有从童年带来的红色，它的来源是那座花园。

我的记忆有菖蒲的味道。

然而我们的园里可没有菖蒲呵？

它是哪儿来的，是哪些草？

这是一个无法解决的问题。

但是我此刻把它们没有理由的纠在一起。

“巴根草，绿茵茵，唱个唱，把狗听。

”每个小孩子都这么唱过吧。

有时甚么也不做，我躺着，用手指绕住它的根，用一种不露锋芒的力量拉，听顽强的根胡一处一处断。

这种声音只有拔草的人自己才能听得。

当然我嘴里是含着一根草了。

草根的甜味和它的似有若无的水红色是一种自然的巧合。

草被压倒了。

有时我的头动一动，倒下的草又慢慢站起来。

我静静的注视它，很久很久，看它的努力快要成功时，又把头枕上去，嘴里叫一声“嗯”！

有时，不在意，怜惜它的苦心，就算了。

这种性格呀！

那些草有时会吓我一跳的，它在我的耳根伸起腰来了，当我看天上的云。

我的鞋底是滑的，草磨得它发了光。

莫碰臭芝麻，沾惹一身，噀，难闻死人。

沾上身子，不要用手指去拈。

用刷子刷。

这种籽儿有带钩儿的毛，讨嫌死了。

至今我不能忘记它：因为我急于要捉住那个“都溜”（一种蝉，叫的最好听），我举着我的网，蹑手蹑脚，抄近路过去，循它的声音找着时，拍，得了。

<<汪曾祺散文>>

可是回去，我一身都是那种臭玩意。

想想我捉过多少“都溜”！

我觉得虎耳草有一种腥味。

紫苏的叶子上的红色呵，暑假快过去了。

那棵大垂柳上常常有天牛，有时一个、两个的时候更多。

它们总像有一桩事情要做，六只脚不停的运动，有时停下来，那动着的便是两根有节的触须了。

我们以为天牛触须有一节它就有一岁。

捉天牛用手，不是如何困难工作，即使它在树枝上转来转去，你等一个合适地点动手。

常把脖子弄累了，但是失望的时候很少。

这小小生物完全如一个有教养惜身份的绅士，行动从容不迫，虽有翅膀可从不想到飞；即是飞，也不远。

一捉住，它便吱吱扭扭的叫，表示不同意，然而行为依然是温文尔雅的。

黑地白斑的天牛最多，也有极瑰丽颜色的。

有一种还似乎带点玫瑰香味。

天牛的玩法是用线扣在脖子上看它走。

令人想起……不说也好。

蟋蟀已经变成大人玩意了。

但是大人的兴趣在斗，而我们对于捉蟋蟀的兴趣恐怕要更大些。

我看过一本秋虫谱，上面除了苏东坡米南宫，还有许多济颠和尚说的话，都神乎其神的不大好懂。

捉到一个蟋蟀，我不能看出它颈子上的细毛是瓦青还是朱砂，它的牙是米牙还是菜牙，但我仍然是那么欢喜。

听，，哪里？

这儿是的，这儿了！

用草掏，手扒，水灌，嚯，蹦出来了。

顾不得螺螺藤拉了手，扑，追着扑。

有时正在外面玩得很好，忽然想起我的蟋蟀还没喂呐，于是赶紧回家。

我每吃一个梨，一段藕，吃石榴吃菱，都要分给它一点。

正吃着晚饭，我的蟋蟀叫了。

我会举着筷子听半天，听完了对父亲笑笑，得意极了。

一捉蟋蟀，那就整个园子都得翻个身。

我最怕翻出那种软软的鼻涕虫。

可是堂弟有的是办法，撒一点盐，立刻它就化成一摊水了。

有的蝉不会叫，我们称之为哑巴。

捉到哑巴比捉到“红娘”更坏。

但哑巴也有一种玩法。

用两个马齿苋的瓣子套起它的眼睛，那是刚刚合适的，仿佛马齿苋的瓣子天生就为了这种用处才长成那么个小口袋样子，一放手，哑巴就一直向上飞，决不偏斜转弯。

蜻蜓一个个选定地方息下，天就快晚了。

有一种通身铁色的蜻蜓，翅膀较窄，称“鬼蜻蜓”。

看它款款的飞在墙角花阴，不知甚么道理，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难过。

好些年看不到土蜂了。

这种蠢头蠢脑的家伙，我觉得它也在花朵上把屁股搬来搬去的，有点不配，因此常常愚弄它。

土蜂是在泥地上掘洞当作窠的。

看它从洞里把个有绒毛的小脑袋钻出来（那神气像个东张西望的近视眼），嗡，飞出去了，我使用一点点湿泥把那个洞封好，在原来的旁边给它重掘一个，等着，一会儿，它拖着肚子回来了，找呀找，找到我掘的那个洞，钻进去，看看，不对，于是在四近大找一气。

我会看着它那副急样笑个半天。

<<汪曾祺散文>>

或者，干脆看它进了洞，用一根树枝塞起来，看它从别处开了洞再出来。

好容易，可重见天日了，它老先生于是坐在新大门旁边息息，吹吹风。

神情中似乎是生了一点气，因为到这时已一声不响了。

祖母叫我们不要玩螳螂，说是它吃了土谷蛇的脑子，肚里会生出一种铁线蛇，缠到马脚就断，甚么东西一穿就过去了，穿到皮肉里怎么办？

它的眼睛如金甲虫，飞在花丛里五月的夜。

故乡的鸟呵。

我每天醒在鸟声里。

我从梦里就听到鸟叫，直到我醒来。

我听得几种极熟悉的叫声，那是每天都叫的，似乎每天都在那个固定的枝头。

有时一只鸟冒冒失失飞进那个花厅里，于是大家赶紧关门，关窗子，吆喝，拍手，用书扔，竹竿打，甚至把自己帽子向空中摔去。

可怜的东西这一来完全没了主意，只是横冲直撞的乱飞，碰在玻璃上，弄得一身蜘蛛网，最后大概都是从两椽之间空隙脱走。

园子里时时晒米粉，晒灶饭，晒碗儿糕。

怕鸟来吃，都放一片红纸。

为了这个警告，鸟儿照例就不来，我有时把红纸拿掉让它们大吃一阵，到觉得它们太不知足时，便大喝一声赶去。

我为一只鸟哭过一次。

那是一只麻雀或是癞花。

也不知从什么人处得来的，欢喜得了不得，把父亲不用的细篾笼子挑出一个最好的来给它住，配一个最好的雀碗，在插架上放了一个荸荠，安了两根风藤跳棍，整整忙了一半天。

第二天起得格外早，把它挂在紫藤架下。

正是花开的时候，我想那是全园最好的地方了。

一切弄得妥妥当当后，独自还欣赏了好半天，我上学去了。

一放学，急急回来，带着书便去看我的鸟。

笼子掉在地下，碎了，雀碗里还有半碗水，“我的鸟，我的鸟呐！”

父亲正在给碧桃花接枝，听见我的声音，忙走过来，把笼子拿起来看看，说“你挂得太低了，鸟在大伯的玳瑁猫肚子里了”。

哇的一声，我哭了。

父亲推着我的头回去，一面说“不害羞，这么大人了”。

有一年，园里忽然来了许多夜哇子。

这是一种鹭属的鸟，灰白色，据说它们头上那根毛能破天风。

所以有那么一种名，大概是因为它的叫声如此吧。

故乡古话说这种鸟常带来幸运。

我见它们吃吃喝喝做窠了，我去告诉祖母，祖母去看了看，没有说什么话。

我想起它们来了，也有一天会像来了一样又去了的。

我尽想，从来处来，从去处去，一路走，一路望着祖母的脸。

园里什么花开了，常常是我第一个发现。

祖母的佛堂里那个铜瓶里的花常常是我换新。

对于这个孝心的报酬是有需掐花供奉时总让我去，父亲一醒来，一股香气透进帐子，知道桂花开了，他常是坐起来，抽支烟，看着花，很深远的想着什么。

冬天，下雪的冬天，一早上，家里谁也还没有起来，我常去园里摘一些冰心腊梅的朵子，再掺着鲜红的天竺果，用花丝穿成几柄，清水养在白瓷碟子里放在妈（我的第一个继母）和二伯母妆台上，再去上学。

我穿花时，服侍我的女佣人小莲子，常拿着掸帚在旁边看，她头上也常戴着我的花。

我们那里有这么个风俗，谁拿着掐来的花在街上走，是可以抢的，表姐姐们每带了花回去，必是

<<汪曾祺散文>>

坐车。

她们一来，都得上园里看看，有什么花开得正好，有时竟是特地为花来的。

<<汪曾祺散文>>

编辑推荐

跑警报是谈恋爱的机会，联大同学跑警报时，成双作对的很多。空袭警报一响，男的就在校舍的路边等着，有时还提着一袋点点心吃食，宝珠梨、花生米……他等的女同学来了，〔嗨！〕于是欣然并肩走出新校舍的后门。跑警报说不上是同生死，共患难，但隐隐约约有那么一点危险感，和看电影、逛翠湖时不同。

<<汪曾祺散文>>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